

在蒲雅諾夫卡

札雷金著



在蒲雅諾夫卡

—1954年春天—

札雷金 著

刘季星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С. ЗАЛЫГИН
В БУЯНОВКЕ
(ВЕСНОЙ 1954 ГОДА)

据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56, 译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325 字数 120,000 开本 787×1092 纸 $\frac{1}{32}$ 印张 6 $\frac{7}{8}$ 插页 2

1959年7月北京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000 册

定价 (3) 0.54 元

作者的話

——为“在蒲雅諾夫卡”中譯本出版而作

我在鄂木斯克基洛夫农业大学担任农作土壤改良教研組主任多年。这一工作使我有机会特別在农村中广泛接触群众，結交了不少的朋友。

我們教研組全体同志也曾帮助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修筑堤坝，安排灌溉系統，給农庄庄員們耕課。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場的負責同志也經常来我們教研組求教，在学校附設的函授班学习。

由于这种联系，我認識了康諾瓦洛 拖拉机站站长伊凡·巴甫洛維奇·戈尔巴乔夫，那时他也是函授班的学生。戈尔巴乔夫当站长的这个 拖拉机站所在地，也就是他的出生地，他从二十三岁就开始 当站长了。在函授班学习时，他的成績是出色的，他特別善于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处理每一个他所要研究的問題。

当伊凡·巴甫洛維奇在函授班讀到 最后一年 并准备写作毕业論文时，我作为他写作毕业論文的指导教师，曾經到他的拖拉机站去住了两个月。

他的畢業論文的主題是：“康諾瓦洛拖拉機站整治沼地的經驗。”

那時是在三月間，還是冬天，在我們西伯利亞還是攝氏零下30度的嚴寒。白天，我和戈爾巴喬夫在各個農莊滿處跑，一到夜晚，他執筆寫他的論文，我除了替他答疑外，就記下了我這一天的印象。

後來到了四月，冰雪都在融解，開始田間春播的時候，我們又去察看了康諾瓦洛拖拉機站各個農莊方圓百余里的田地，選擇了整治沼地的作業區。

戈爾巴喬夫的畢業論文大受贊賞，經過了我的校閱，印成單行本出版了。

而與此同時，也出版了我的一組特寫“1954年春天”。

當然，這組特寫並非康諾瓦洛拖拉機站生活如實的紀實。其中有許多是作者的虛構，所描繪的人物性格，它的許多特徵和特色，也都屬於作者的渲染。但是，我想，這一組特寫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反映了在我們的黨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發展農業的歷史性決議以後在西伯利亞農村出現的面貌的。

書中有幾個人物，作者直到現在仍和他們保持着聯繫，也許有這麼一個時候，作者會回到北方那條靜靜的曉野河沿岸農莊的田地上，繼續敘說他們的故事。

作者

1958, 11, 17, 于新西伯利亞

目 次

作者的話.....1

在蕭雅諾夫卡.....1

第一步..... 141

紅三叶草..... 171

在蒲雅諾夫卡

結識巴什拉柯夫

今年^①初春，編輯部派我出差到尤金斯克區去。我得向報社報導這個區準備播種的情形。

尤金斯克是個小城，高踞在西伯利亞一條汹涌澎湃的河流的右岸，城內總共只有二三十所瓦房，其他的房子全都是用結實的上等木料蓋的。

沿河一帶是市內繁華地區，這裡有一個廣場，廣場中間聳立着一座古老的瞭望台。人們站在台上，只能瞭望一個方向——南方。一眼看去，全城都在腳下。而在另一邊，廣場被陡削的岩壁截斷了。削壁下的河上，夏天偶而有輪船躲避着峻峭的河岸駛過；到冬天，在冰封的平滑的藍幽幽的河面上，汽車急忙忙地向大森林跑去，拖拉機拖着滿載的貨車，也慢悠悠地朝前爬。大森林就从河的对岸开始，沿着陡坡往上伸展，直向远处伸延开去，一

^① 指1954年。——譯者注。

眼望不到它的尽头……

到了尤金斯克，我先找到区委会，跟書記阿尔申尼·彼得洛維奇·方明內赫說明了我在区里應該完成的任务。

阿尔申尼·彼得洛維奇已經不怎么年輕了，但行动举止却非常敏捷、活泼。当他打量着我的时候，甚至还从桌子后面欠起身来，好象在考虑对我这位記者能抱什么样的希望似的。

大概他沒有得出任何結論，照旧用詢問的眼光看着我，問道：

“当然罗，您是要到拖拉机站去的吧？”

“是的，”我表示同意。

“很好！”他点点头。“那末到哪个拖拉机站去呢？要是您想帮助我們，用您实事求是的原則性的批評来提高我們的落后者，这是一回事；反之，要是您想用交流先进經驗的形式来报导优秀的事迹，那又是一回事。”

我回答說，在这方面我还没有一定的意图。隨便哪个拖拉机站我都有兴趣。

方明內赫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踱了几步，点着了紙烟，然后在屋子中間停住，說：

“那末您就隨便去吧！看哪个拖拉机站有人去，您也就跟他一块儿到哪儿去吧！”

也許，問題这样解决是最正确不过的了，我正以为我

們的談話到此結束，忽然方明內赫又說起來：

“哎，我們建議您去扎列倩拖拉機站。那邊風景真是美。大森林。蘇姆金這位站長 雖然不怎么強，但是是一個老干部。懂得莊稼活兒，也懂得群眾 心理。可以到蘇姆金那里去，為什麼不……不過 在我們城郊的是克拉斯寧拖拉機站。站長是克拉耶夫。很好的一个同志。新來不久，是響應黨的号召從城市 里來的。說起經驗嘛，當然，還不怎么多，但我們正在幫助他。說實話，我們給他很多幫助……這可是報紙上 最有意思的材料吧。對，您到克拉耶夫那里去吧。只不過得 預先告訴您，克拉斯寧拖拉機站的几个集体农庄都比較差……”

“你們先進的农庄很多嗎？”

“當然，有的……在蒲雅諾夫卡拖拉機站。你們報上就報導過‘大草地’农庄。他們的 養畜場 非常出名。銀狐。您沒有參觀過這樣的養畜場吧？值得去看看。蒲雅諾夫卡的站長是巴什拉柯夫。工作了快一年了。這個同志作風不怎么穩重，對待群眾不講究 態度。比如他對巴烏斯托夫，‘大草地’的主席。人家把农庄办富裕了，成了百萬富翁，人們都感激他，可站長却不讓他有一點兒安靜。當然，‘大草地’有許多缺點，但是，假如有成績，對农庄主席就應該支持。在目前情況下，农庄主席 和拖拉機站站長應該 同心協力。是嗎？如果不同心協力，那是沒有好處的。是嗎？”

“区委駐在拖拉機站的書記是誰？”

“波茲涅柯夫……這個人歲數可不小了。巴什拉柯夫太年輕，而波茲涅柯夫又上了年紀。他們也不是真正協調的。”區委書記想了想，再一次肯定地說：“站長在對老头兒加壓力呢。什麼都是自己的一套。但在總的方面，我不想說他壞話——站長是有遠見的。我們得好好培養他！……那麼，最好是到蘇姆金或者到克拉耶夫那里去。當然，也可以去巴什拉柯夫那里……怎麼不可以去呢？當然，可以的。”

於是我就考慮着到蒲雅諾夫卡拖拉機站，到巴什拉柯夫那里去了。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作這樣的決定，我沒有任何依據來這樣做。但我覺得，當阿爾申尼·彼得洛維奇說到還需要多多培養這個年輕的拖拉機站站長時，話中透露出了這位區委書記和我還不認識的巴什拉柯夫之間似乎有一種微妙的關係。

而方明內赫關於蒲雅諾夫卡拖拉機站說得比別的两个拖拉機站詳細，這也引起了我的興趣。

我跟方明內赫告別，走出了他的辦公室。坐在會客室里的女秘書很快地替我接通了蒲雅諾夫卡拖拉機站的電話，電話里我立即聽到了一個粗重的斷斷續續的聲音：

“您是誰？我是巴什拉柯夫！”

我跟他說我想到蒲雅諾夫卡拖拉機站來。

“好呀，您来吧！”他回答说，“沒有人不許您来。噢，您大概需要車子吧？要嗎？您明說好啦。我們給您弄！城里有我一輛破車子，現在它也許在农业供应处。您打电话到农业供应处，說我要他們来接您。懂嗎？”

車子真的停在农业供应处，一个鐘头以后，它駛到旅館門口接我来了。这是一輛破旧不堪的“齐斯”牌运貨卡車。我問司机为什么这样的車还在用，它早應該送去当废鉄卖了。

“这只能算是带輪子的废料！”司机微微一笑，表示同意。“可我們站长納扎尔·馬特維耶維奇^①說：‘用吧，目前又不給我們新的。它用到哪天算哪天。’就这样，还是在用。虽然已經报废两次了。每回汽車检查員一到我們拖拉机站，我总把車子一开，溜走，不让他看見，过后再开回来。既然車子还能使用，你还能不用它嗎？”

这个工作日結束时，我們到了蒲雅諾夫卡。

我走进了拖拉机站管理处的小房子，敲了敲站长办公室的門，却不見答应。推开門一看，一个人也沒有。我决定等巴什拉柯夫，于是便觀賞起房子里簡單的摆设来。

窗子和窗子之間的牆壁上，挂着貼在厚紙上的沼地植物的各种标本。靠桌子左边墙上，釘着图表，标出了最

① 巴什拉柯夫的名字和父名。——譯者注。

近几年来每台拖拉机的平均工作量。房子角落里摆了张小桌子，上面是一迭报纸，两具电话机：一具是黑色的，另一具是褐色的，全擦得闪闪发亮。

那张式样稍为显得过时的笨重的写字台，大概接待过不止十个主人了。台子上见不到一片纸头，只是玻璃板底下压着日程表、几种表格，还有数帧主人喜爱的照片。

没有等多久，门开了，我面前出现了一个体态魁伟的大汉。他摘下搭拉着帽耳的毛茸茸的帽子，露出满头光亮的火红色头发，脸孔似乎一下子变得更圆了，两只严肃的小眼睛询问似的盯着我。他没有脱下皮大衣，就朝我伸出手来：

“巴什拉柯夫……就是您打的电话吧？怎么样，我们这辆老牛破车总算把您送到了吧？”

我也作了自我介绍，并且回答说，这辆车子一路平安，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巴什拉柯夫脱去大衣，放声大笑起来：

“车子骨还是硬的！怎么样，硬吧？我还拿它接过上级，特别是省农业厅的。让他们尝尝是个什么味儿。他们给我们登记上了六辆汽车。登记了就算完事了！写得倒挺好：蒲雅诺夫卡拖拉机站汽车齐备。可这几辆汽车还是我来这里之前分配的，已经报废的，这件事谁也不管。坐在办公室里签签字，我的老兄，这种作风要扭转过

来着实不简单。怎么样，您在我們这里要住很久嗎？您打猎嗎？”

我沒有听懂他的意思，又問了他一次。

“我說，你喜欢打猎嗎？”

“噢，有一点……”

“唔，这么說，不完全是个猎人。我可喜欢这种玩艺儿。只是沒有功夫干。一个冬天只打了两只狼崽子，还是偶然碰上，是它們自个儿糊里糊涂撞上的。可还没有正正經經地带上猎狗高高兴兴地打一回。沒時間哪！”

他停了停，忽然又跟我說起旁的事：

“真見鬼：今天差点儿把一匹馬駒子赶坏了。您瞧，馬的口齿还很小，今天通訊員到邻区的林場去，騎着它拚命地跑。后来吃过中飯，我看到他，心里想：干么这家伙老在院子里轉来轉去？就把他叫了过来，問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說：‘干么不回来？該办的都办了，就回来了！’还咧开嘴巴笑呢！我到馬厰一看，果然，馬混身是汗，站在那里打哆嗦。我訓了他一頓：‘你倒聪明，三岁的馬能这样赶着跑嗎？’‘誰赶它跑来？’他說，‘你去騎上攏攏看，它自个要跑！’瞧这种当家人——它要跑，还爱惜个什么！您喜欢馬嗎？”

“喜欢，不过不十分在行……”

“这么說，您还是不喜欢吧？可我告訴您，老兄，坐汽車，坐摩托車，当然很好。但是最好还是騎馬！騎在馬

上，馬鞍馬鐙還放光呢！一只腳往前蹬，身子朝旁邊偏一點，這樣能清清楚楚看見道路，雪花飄在臉上……西伯利亞騎法！我真佩服！”

“您應該去國營養馬場當場長的！”我插了一句。

“我願去！”他表示同意，說得很認真。“為什麼不願意？養馬函授學校一畢業，我就去！”

後來我問巴什拉柯夫，拖拉機站的工作最近有什麼變化。他在寫字檯背後的軟椅上坐下來，考慮着，這隻手掌敲着那隻手掌，終於開始說了：

“您瞧有哪些。今天省里給我打電話，把我當作落後分子，要我彙報準備種籽的情況。假如在從前，——嘿，我會拚了命干，爭取在彙報日期以前超過指標。可這一回，我跟他們說得不緊不慢：‘百分之五十！’‘怎麼百分之五十？你們都在干些什麼？播種就在眼前！知不知道春天快到了？’我說：‘別這麼大叫大嚷的。這個百分之五十，並不是我們什麼也沒有干；我們選種選了兩遍、三遍，爭取提高種籽的質量超過標準。就是這麼回事！’他們回答我說：‘可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在省內通報上的名次是倒數第十？’我一聽到這裡就火了，對於這個倒數第十名倒要說幾句，我說：‘你們想怎麼的，想要我坐在針尖兒上來喊萬歲嗎？這不行！種籽選一遍不管用，既然給我們任務要提高種籽質量，超過標準，就不能為了通報胡弄一遍算了。我說完了！’可是怎麼能夠有這種談話呢？大家注意起更

实际的东西来了。拿工作来看吧，別說废话！拿成績出来——看收成吧！至于你怎么去爭取收成，那是你自己的事，这方面已經給你很多权利了。給站长的权利更多了，公文表报之类的东西折磨得少一些了……衡量任何人都得看工作。你是怎么做的，取得了什么結果，也就怎么来衡量你。你也同样这么去要求旁人。这么一来，光說不做，只会吹牛的人就沒有空子鑽。順便說一句，对你們这些一天到晚只顧写文章的同志，我們也要这样的逼一逼！文章尽管写，可也得讲究分寸，要实事求是，帮助我們，別給我們添麻煩。可有些記者写起文章来真好象也在赶指标一样……說到哪儿去了！”他突然停住。“要說說我們的工作嗎？您得亲眼去看，亲手去摸住它！”他晃动着两只大手掌，然后沉默了一会，問道：“給您預备一个房間好嗎？我可以帮忙的……我們有个电气工，刚盖好新房子，住的地方是最合适的了，他也乐意有个房客……”

我就这样結識了巴什拉柯夫。

我在蒲雅諾夫卡住下来，一天之中去拖拉机站找他好几次。巴什拉柯夫亲切地跟我談东說西，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在这里是主人，我是客人……他在我面前絕口不提拖拉机站的事，而当我問他农庄春播准备得怎样，拖拉机工作得怎样，他总是回答說：“正在干着哪！您亲自去看看吧！”

可我始終在等待着能够使我进一步了解巴什拉柯夫的机会。

而事实上，不久之后，我終于亲身参与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

跟皮斯連庚的談話

我正在納扎尔·馬特維耶維奇的办公室里，皮斯連庚找他来了。

“噢喲！”巴什拉柯夫惊奇地說，“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沒有等他回答，又招呼他：“坐吧，你是稀客了！”

皮斯連庚跟站长寒暄了一番，然后皺起眉头看看我，回想着在什么地方跟我見過面，

“报社的記者？我認出来了……怎么样，我要跟巴什拉柯夫談的話，真所謂是意义重大。沒有什么顧慮，也沒有什么可隱瞞的，我可以当着第三者說……”

我知道一些皮斯連庚的事，他在我們省里是个相当有名气的人物。他的出名可与众不同……

在南方草原地带，早在三零年就建立了維仙洛拖拉機站。皮斯連庚在这个省里第一个拖拉機站的場院上敲下了第一棵木桩，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当着这个拖拉機站的站长。他是这儿北方人，可住在南方已經很久了。

但在我們省里，南方跟北方是两个大有差別的地区。

它們的差別，大約就象白海沿岸和黑海沿岸一樣，或者象陰雨綿綿的荷蘭同陽光璀璨的西班牙高地一樣。只不過在那里，兩個氣候不同的地區中間橫隔着幾千公里，數個國家；而在我們大陸的西伯利亞，一邊是森林與沼地，一邊是干旱的草原，其間相隔着的總共不過數百公里的地帶上，沼地與炎熱的草原交錯紛呈。

我們南方與北方的共同點是冬季的嚴寒。如果不是這個情況，我們在南方也會培植出葡萄、棉花，說不定也有桔子了。

就連農業家，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我們省里也有南方人跟北方人的差別。

莊稼，土壤，耕作條件，甚至人，南方與北方都是不同的。北方大丰收，南邊鬧旱災；北方的洪水漫過了割草場，而南邊的積水卻不夠一只羊羔飽肚；北方到處在采辦木料，而在南方看不到木柵欄，只有土溝跟泥牆，間或能看見一兩幢木头蓋的房子，但絕大多數是泥棚；在北方，居民大多是世代久居的西伯利亞人，也碰得見韃靼人的村落，而在南方，整區整區住的都是烏克蘭移民和哈薩克人。

皮斯連庚早就成為草原居民了，他來到這裡，來到北方，正當草原上犁開了五十萬公頃生荒地時候，這可不單是想來散散心。要是他不準備跟巴什拉柯夫談重要的事，那他干麼到蒲雅諾夫卡來呢？何況從各方面來判斷，